



随笔

## 黄河畔重温五十年战友情

◎杨志龙



黄河(滨州段)两岸风光无限。(赵利军 摄影)

我来自黄河中游,山西省最西南端,黄河晋陕大峡谷出口处的天津市,相传“大禹治水凿龙门”“鲤鱼跳龙门化为龙”的神话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

滨州,地处黄河下游,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是山东的北大门,因兵圣孙子故里、帝师仲夏受国故魏氏庄园等而闻名,作为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的外地人,滨州给我的印象是城市的环境美,风景美,市民的心灵更美。

滨州市滨城区政协退休干部齐向前先生是我五十年前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水警区某部参军时的老首长。1973年我退役回到老家河津,受到当时通讯条件的制约,无法和老首长取得联系;2023年2月,青岛战友朱老利用山西退役老兵信息平台,查到了我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从那时起,我加入了青岛水警区退役老战友群,终于和阔别了五十年的老首长用微信取得了联系,连通了这段在心底深藏了半世纪之久的战友情。

7月29日,是齐老八十三岁大寿。巧合的是,齐老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是同日同月。7月26日,我带着自己在本土精选的“特殊礼物”山西省非遗传承人杨毅执剪的关羽剪纸画像、象征主义的关公酒等,千里迢迢来到滨州,和齐老全家人欢聚一堂,一起过生日,并敞开心扉聊聊当年那些难忘的岁月。

7月26日至31日,在滨州,是我难以忘怀的日子。五天相聚,再一次串联起了两位战友半个世纪的感情。滨州五天,可以说是人生的一瞬,但这座美丽的城市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难忘的事至今还在脑海中浮现不断。

滨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城市风光之美。滨州城区一路一景,花卉簇拥,每条道路花草组合有序,乔灌层次分明,为滨州“加码”了大美的幸福指数。尤其是特色雕塑之城与幸福融合,给我这个外地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是,位于渤海十八路、黄河八路东北角中海公园的“小虎滨滨”雕塑群更是结合了滨州市“海韵河秀”的特点因地制宜地

布置的景观小品,方便游客拍照留念。齐老的儿子海平给我详细介绍了每一组“小虎滨滨”雕塑的寓意,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滨州这座城市的艺术之美。

滨州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滨州人把外地人当作自家人的心灵之美。7月26日我到达滨州,齐老特意把我安排在滨城区黄河十路与渤海十二路交叉路口的桔子酒店。当我走进酒店,一股淡淡的桔香扑面而来,服务员向我介绍前台大盘里摆放的桔子都是由供应商定期供货,供客人免费享用,大厅里还有一个榨汁供客人随便喝。我随手拿起一个桔子品尝起来,果然酸甜可口,吃到嘴里有种“透心凉、心飞扬”的痛快。桔子虽是一种常见普通的水果,但其文化蕴意不仅象征着成果、友谊和感激,也代表着忠贞、高洁的品格。我从山西出发时,忘了带剃须刀,便向前台服务员说明情况,服务员热情地说:“您住的客房没有配备一次性刮胡刀,但您属于特殊情况,我们可以每天送您一把刮胡刀。”就这样,我在酒店住了五天,前台服务员每天交接班时,都会特意为我准

备一把刮胡刀。这件事虽小,但确实做到我的心坎上了,让我终生难忘。

回忆起来,应该是7月28日上午,齐老和儿子陪我参观完魏氏庄园、孙子兵法城后,到惠民县环城东路东方美食城二楼就餐,我因有事最后一个上楼,到楼梯口一看,楼梯台阶坡度较陡,我已七十七岁加上左腿有毛病,要上二楼有些吃力。正在焦虑之际,有一位女服务员二话没说,非常爽快地放下手中的餐具,把我一步一步搀扶到了二楼层间,当我正要表示感谢时,她扭头下楼继续工作了。滨州人啊,再一次让我感动。

想来想去,滨州人的热情好客早已融入了点点滴滴,总是在不经意间,如溪水一般,涓涓流进每一个来到滨州这座城市的外地人心里,暖暖的,很持久。那是7月30日,我将返程,齐老的孩子们特意为我送来了渤海沾化大烤鸭,惠民县老字号相传徐记密三刀、中华老字号武定府酱菜等当地特产,而我只有一个背包,特产太多实在盛不下。我便到酒店门口的万达商厦一楼超

市烟酒专柜,向营业员说明情况,营业员非常热情地给我找来一个空纸箱,我拿到房间一试,纸箱太小装不下,第二次又去让其另找一个大的,谁料纸箱又太大了,无法放到火车行李架上;第三次又去找那位营业员,她不但丝毫没有厌烦情绪,依然是笑脸相迎,里里外外又找到一个让我拿回客房再试,巧了,这次正好合适。临走时,营业员特意用透明胶带帮我把箱子封好,当我再次向她表示感谢时,她笑着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欢迎您再来滨州。”

一次滨州行,一生山东情。当我再次回到黄河中游的山西老家,回想这几天的行程,隐隐感觉仿佛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就在“渤海之滨 黄河之州”重温了我们五十年的战友情,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滨州市的城市之美,切身感受到了市民的心灵之美。而这份美好,我会深藏心底,一辈子。

感谢滨州,祝福大美滨州越来越好。相信我的祝福一定会随着黄河之水流到滨州,浇灌出更多更美丽的花。

散文

## 回望故乡帝赐街

◎蔡忠云

我一直这样认为,故乡就是那个生你养你并在你灵魂无处安放时回到她的怀抱中瞬间就会被接纳的地方。记不清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游离的灵魂需要拥有一个信仰,才不会飘忽不定。”所幸的是,我在县城生活了三十余年,故乡于我而言,始终未曾远离,更谈不上失去,这与距离远近无关,与亲人的健在或离世也没有太大关联。

我的故乡马山子镇帝赐街村(过去属无棣县,今属北海经济开发区),是鲁北平原上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之所以有所不同,就是它名字的来历。据《无棣县志·城志·古迹篇》载:帝赐街,在城北七十里,相传汉武帝驻于此。这很让我们的村民及子孙后代有了引以为傲的谈资,也就是说“帝赐街村”是有据可考且极具人文积淀的一个古村。在村北,一个长约三百米、宽约五六百米、高出路基两米多的土台,台面上种植着成片的老枣树。土台断层间裸露着一些宋砖汉瓦的碎片,依稀感知到这里曾有过辉煌的一时。以前有人在土台上种庄稼,挖土耕地时,翻出许多青砖瓦罐,听老人们说,还有人挖出过铜钱银币等物件。这块土地虽未被深入发掘,却早已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帝赐街村为杂姓庄,共有蔡、孟、张、王、李、刘、孙几姓。蔡姓占人口一半之多,是大姓。七姓以姓氏、家族远近或居住方位分为西南院、井上院、油坊院等十几个院,不同姓氏间均以“表”字称呼,同辈的互称表兄弟,不同辈的互称“表叔”“表侄”等,彼此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村子大,不同姓氏有相互联姻,亲上加亲的,也有互认干亲家的,这无疑都为彼此的共融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帝赐街村自古就有“尚武”传统。记得小时候,村中设有好几处拳坊,以供村内武术爱好者习练。有拳坊,就有拳师,村里的拳师皆师出有名、传承有序,并且在授拳的过程中不计报酬,更无姓氏门户之偏见。有据可考的是李氏玉明功力深厚,身手不凡,培养出了孟氏、蔡氏等一批得意弟子。其中孟氏令俊尤为出名,他善使一杆丈余长矛,神奇之处便是能单臂平直把枪就地平托起来,单这一手,足见其力大无比,让同道交口称赞。他和他的徒弟们曾代表滨州市在省内外武术大赛中荣获大奖。

## 独具魅力的盐湖风光

如果这次我不去大西北,就一直以为大部分的河水湖水里一定一定游鱼,有水草,人要是渴了,就可以随意掬一捧河水解渴。然而,到达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和翡翠湖之后,才颠覆了我的认知。走近那片土地,你才发现湖水里深浅不一的都是结晶的白色或者黄色的盐块,那湖边都是泛着白霜的碱土,湖水里寸草不生,甚至里面没有一只活物,哪怕是一些我们常见的蚊虫的幼仔也看不到。

翡翠湖很美,被称为“上帝的眼泪”,湖水从边缘的洁白如雪渐变到湖中央的深墨绿色,整个湖面如同一块翡翠一般,许多游人在湖边玩耍拍照,流连忘返。察尔汗盐湖是柴达木盆地五大盐湖之一,它的大令人称奇,一望无际的钾肥生产基地,茶卡盐湖碧波荡漾,一望无际,蓝蓝的天空与白云衬托水面变幻多彩,如同幻境,慢慢地行走在湖间的盐路上,感受着凉爽干燥的微风,看着茫茫无际的湖面,有一种物我两忘的感觉。

上学时学过,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来了之后看到,湖边成群结队的湟鱼招来众多的游客,在咸水湖里,它们居然那么悠然自得。湖畔山清水秀,大片油菜花刚刚盛开,黄艳艳的,铺衬在绿色的绒毯上;五彩缤纷的野花,把大地装扮得如锦似缎;数不尽的膘肥体壮的牛和骏马如同珍珠洒满草原。有许多游客自驾车,在湖边的草地上扎起帐篷,摆开餐桌野炊,这里适合这种随时遇到美景就驻停的旅游方式,悠闲散漫,随心所欲,又不会错过任何一处美景。

著名作家卞毓方先生曾在《京都樱语》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旅游的最佳心态,是有一双爱鸟的眼,见什么都放光。此行,我真切感受到了祖国大西北的辽阔、苍茫和多情,每每想到这里,那首歌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遇,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走着前人走过的路,吹着前人吹过的风,此行之后,我更加大爱我的美丽中国。

游记

在远方,祖国的大好河山召唤着我,就像那首歌唱的“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当代作家贾平凹说过,山水可以读,云雨也可以读。我沿着古人生活过的黄河溯游而上,循着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沿着先人走过的路,去看看那些散落在人世间的珍宝明珠,去读一读西北大自然这本“内容丰富的大书”。

## 草原精灵与最美丹霞

前往张掖的途中,我们途经辽阔的祁连山大草原。半阴天,远处可见黛青色的山上白雪覆顶,像老人花白的头发。我们行驶在山之阳的公路上,只能看见丝丝缕缕的白雪,山阴处或许已是白雪如被吧。

山下的草原碧绿万顷,一望无垠,牛羊、羊群漫步其中,它们或悠闲地游走,或低头啃食青草,或抬头长叫一声,或追逐嬉戏,极尽自由之天性,它们才是这一方天地的主人。这里绿草茵茵,蓝天飘白云,天做被,草地当床,天地之精气充盈脏腑,这些牛羊活得多惬意啊。它们是游走的画家,白色的羊群走出点或片片的白云,牦牛被当地人称为“草原上的黑珍珠”,白色牦牛特别稀少,黄牦牛是草地上的黄色斑点,它们的生活是如此惬意。

终于抵达张掖,我终于看到了惊艳世人的丹霞地貌,没有哪一个丹青好手能绘就其中一座山,能调出一种让人惊艳的颜色。那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他们或许能收纳绚烂多彩的山色,却难以收纳其风骨、其神韵、其伟岸。五彩斑斓的群山默默不语,却已无声倾诉了8000万年至1.4亿年,它们是时光的记录仪。我听导游说,当地将许多景点命名为七彩霞、七彩塔、七彩屏、七彩练、七彩湖、七彩大扇贝等,可见这些丹霞地貌的形状多样,甚至有些无以名状,它们终究不是凡人所能看得看得全的,有缘与它们对视,犹如见到一位长生不老的老者,在低语,在沉默,在时光的长河中唱叹:逝者如斯夫。

## 品味甘肃历史文化

如果不到大西北,我根本不会感受到祖国的幅员辽阔,行车一天不停歇居然走不出一个省。甘肃省在地图上的形状如一块玉如意,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从东南舒展腰身,直至

## 循大河溯游至西北

◎张东梅

西北,让我流连忘返,大饱眼福。这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踏上这片土地,我猜想半坡居民居住的半地穴式房屋最适合这个地方吧。据考古发现,这里的确有半地穴式房子,这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适宜这样的房子,“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能有这样一处避风挡雨的所在,可见古人的智慧。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黄金路段,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地处必争之地,才设置关卡。我有幸参观了“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那是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城关两侧的城墙横穿沙漠戈壁,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易守难攻。由于地处必争之地,才发生了那么多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我观看了有关丝绸之路开辟的简短影片,影片开头摄人心魄,马蹄声声,群马嘶鸣,卷起遮天蔽日的尘土……感受着两千多年前硝烟弥漫的气息,我仿佛看见了张骞那硬骨头的形象,他那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 莫高窟和“大地之子”

记得几年前看过一个文学纪录片,当代作家叶舟说:“莫高窟就像你的前世情人,当你经过它的时候,每一个窟都像慢慢睁开了眼睛,与你深情对视。”敦煌莫高窟是集古建筑、雕塑、壁画于一身的举世闻名的艺术宫殿,神秘而富有魅力,现存近500个洞窟,坐落在敦煌东南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

据史料记载,自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传入我国,就有大量的信徒,上至皇帝及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的,佛教在莫高窟里摆脱了高深的奥义,通俗地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子孙等内容,与民众非常亲近。他还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听导游解说历朝历代工匠凿窟、建筑、雕塑以及绘画壁画,我仿佛看到一群又一群的民众,身穿袈裟的僧侣,在忙碌的画工、雕塑家等人,也仿佛听到了各种声音,有诵经声、木鱼声、旌旗飘荡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蹄声、驼铃声。

叮叮当当的凿击声已远去,那些

莫高窟的供养人已作古,那些已被时光的河甩在后面,后人尽享这些丰厚的宝贵历史遗产、智慧结晶,并有义务保护好它们,以利于示于后人。这也像一条河,一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长河,长河中流淌着各朝各代的许许多多的生命,曾经他们是那么鲜活,用不同形式讲述着属于他们那个时期的美好故事。

途经瓜州的时候,我必须去参观“大地之子”,那是一个长15米、高4.3米、宽9米的巨大婴儿雕塑。茫茫戈壁之上这个巨婴趴在大地,侧脸着地,恬然入睡。同行的人说,他好像是在聆听大地的呼吸,这个说法也许有点联想,一个困极了的孩童,酣睡是他最大的幸福吧。据说设计师想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唤醒公众对于地球的保护意识,这一艺术形象置身在茫茫戈壁之上,让人深感这小小的肉身实如一粒微尘,远观和俯瞰雕塑都令人动容。

## 鸣沙山下观月牙泉

我认为,鸣沙山与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它们相依相偎,“山泉共处,沙水共生”,这景观实在奇妙。余秋雨《沙原隐泉》一文中曾这样写月牙泉“动用哪一个藻饰词,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它‘安安静静地躲藏在原本不该有它的地方’,会让游人像慈父心疼女儿一样叫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跑来了?’”

而月牙泉,不大的一湾泉,形状酷似一弯新月,四周被高山环抱。最为人们称奇的是它自古以来不被流沙所掩,始终清澈澄明,久雨不溢,久旱不涸。余秋雨曾写道:“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匍匐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唯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秀,才深得天地之韵味,造化之机巧,让人醉情痴。”

而它周围的山,全是金黄细腻的沙山,从外观上就能看出风神的威力,有的地方平坦如镜如湖,有的地方形似水的波纹,有的地方笔直如剑走锋,因风吹沙走并发出声响,故名鸣沙山。就在这危机四伏、莽莽苍苍的地方,月牙泉镶嵌在沙山底部,滋润着劲风吹流沙的固执和蛮野,如一位俊俏的少女,俘获了一群铮铮铁骨的汉子的心。

